

第十四卷

宋紀

高宗

第十五卷

高宗

凡八  
戊午至乙丑年

凡十七  
丙寅至壬午年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藏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四

後學 餘抗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凡八年  
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八年 戊午 春正月張守罷

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  
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敵陛下席未  
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  
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  
去出知

婺州

廣義 異哉趙鼎之見也向嘗建策以為越不可都當  
都荆襄高宗既無意於荆襄則建康不猶愈於

臨安乎昔人有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  
鄴死不到武昌居鼎於是時贊成張守之言不亦美

戊午



乎今乃曰不可則禹之聰明不及於前矣宜乎屢見斥於其君也

###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 發明

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公苟非發明其顯微何以闡揚其奧旨左氏有傳泛而不切穀梁有傳直而不精皆未足以發明之也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為本傳其間微顯闡幽提

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為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渙起復讐之志恢弘攘狄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蔽錮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蓋深美之

#### 廣義

康侯之傳春秋實吾夫子之家相也王安石之叛經是得罪於聖門者也得罪於聖門乃得罪於天下後世者也康侯相吾夫子是有功於聖門有功于天下後世者也由是觀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耶噫康侯之道雖不得行於當時然後世卒者讀其書則可以想見其人之剛正道行於萬世也豈博一官哉

### 帝定都臨安

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人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



求之也。昂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發明**

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建康則都維揚。

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柝柝然苟安之意見矣。蓋起於西北，然後可以控制東南。起於東南，則非可以恢復西北。况臨安僻在一隅，初非用武之地。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寧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讐，而偷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三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昂論人才，浚極稱檜善。昂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昂再相，檜在樞密，一惟昂言是從。昂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發明**

臣嘗感世道盛衰之由，觀小人進退之機，竊於

曆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人少；陰之盛，小人多而君子少。委蛇退縮，波流風靡，而小人荆棘多矣。當熙寧之初，王介甫定新入也，敏求當制而不肯草詞，李蘇舍人相繼封還。當時諸賢凜凜於堅冰之至也。切矣！秦檜再入，張浚極稱其善，趙昂深信其賢，能知奸人入相而獨有憂色者，惟晏敦復一人而已。嗚呼！浚昂因檜謹默，即以為能者，殊不知為檜所賣也。語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自檜再相，浸不能制。嗣是以後，正人盡斥而和議失成，中國之屈辱益甚矣。故特書以謹其始云。

**廣義**

大抵君子用心也，坦小人用心也。險坦則易見，險則難知。故雖張浚趙昂之聰明先見，亦為賊

檜所賣。况高宗乎？易曰：戎伏于莽，三歲不興其賊。檜之謂乎。

陳與義罷



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  
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  
賢於用兵帝然之至  
是以疾出知湖州

###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

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  
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疾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  
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非師占屯太平州  
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為聲援以劉錡軍駐  
鎮江以  
固根本

###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棧懶自河  
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幹  
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  
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  
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  
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熟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

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  
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玘館伴之玘以爲御史時嘗  
言和議之非不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  
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玘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  
耳檜乃改命具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  
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  
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  
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  
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得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  
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  
論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  
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 發明

直書偕來不予其自來也前書韓肖曾偕金使  
於全明矣忘虜大讐反求和議自書契初成以  
來所未嘗有也為國如此尚可望其自強哉吁

### 廣義

端觀分注趙鼎告高宗之言是亦持兩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凡五頃以奉先聖祠  
事時珍僑于衢也

### 秋七月彗星見

**發明** 祥桑生庭足以兆商家之禎白魚入舟足以啓周室之運高宗之遇天戒庶幾憂勤然而無救於衰亂者其本不立故也彗星示變天之告戒切矣其如君德不振何忍耻偷安國事廢輟天亦莫如之何也巳書之亦所以哀之也

###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

###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初金太祖用漢言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於當國勸

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參定其制

### 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

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 發明

望之為政先漢君子方幸以為福而望之不知戒懼反為小人所乘陳蕃得志後漢君子方恃以為依而陳蕃不謹持防反為小人所陷甚矣小人之讐隙善類也君子持正小人持邪而小人以為君



子之異已君子執是小人執非而君子以為小人之  
異心大中不主和議見忌秦檜而蕭振鄙夫附會効  
之即被罷黜豈不深可惜哉檜振邪媚小人固無足  
責高宗進退人才畧無可否是亦寄生之君焉耳故  
綱目直書罷而不去其官  
所以明其無罪之可罷也

### 夏 廊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离喝來歸金人追及之乃奔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  
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廊延經畧王  
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入夜宿陶穴世輔從陶穴  
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  
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  
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  
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  
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  
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  
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术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

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  
執兀术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术  
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廊雀父未奇教世輔曰同州入  
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  
鞏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  
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  
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  
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懋高原望追騎益多撒离喝搏  
頰求京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  
肉撒离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  
老幼長驅而比至廊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  
出城至馬趨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  
僅以二十  
六人奔夏

### 發明

觀李氏父子之所為蓋亦破家徇國忠於朝廷  
者使其謀得遂則亦庶洩累年之積憤矣故綱  
目特書故將書來知  
昔所以予其向義也

### 趙鼎罷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諶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昂奏子諶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諶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昂曰固知致遠必繳駁昂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昂奏檜獨留身奏事及出昂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昂意因詆昂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昂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昂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昂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昂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後改政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昂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廣義**

趙昂之罷賊檜之謀也觀其留身奏事而不知其所言者何事但曰恐丞相不樂耳不樂之言豈非示罷昂之意哉雖然此亦高宗與檜志同道合故檜得售其姦耳不然檜豈得相而昂豈得去哉及

觀分注載昂辭高宗之言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制陛下者其意欲破和議也昔者昂嘗教高宗論群臣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斯言也足以予盾今日陛辭之言也噫一人之言而前後所異如此宜乎得以藉奸賊之口而墮其計也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為論大事若陛下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廣義**

嗚呼人徒知賊檜之奸而不知賊檜之奸乃高宗有以成之也使高宗不欲講和賊檜安能售



其奸哉惟彼講和一事乃高宗怯懦之素志故檜得  
以遂其奸耳且檜雖不堅其意高宗亦將惟檜是從  
况堅之法當置高宗於首惡云  
春秋之法當置高宗於首惡云

###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  
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  
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諶不肯拜  
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  
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  
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  
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洵若之何退  
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  
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及復論定安有同  
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  
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  
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  
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  
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請館受書而倫亦

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  
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  
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  
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  
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  
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  
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  
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  
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  
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  
請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  
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通古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  
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  
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  
之以壞和議

### 發明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  
來聘而曰來言歸者我求於彼之詞綱目所最  
謹者華夷之辨書法如此畧無隱諱者罪宋也高宗  
志父母之大讐信姦臣之欺已排斥正士銳意和戎



而以詔諭為名則是金為君而嗚呼宋為臣長火為上而中國為下冠履為之倒置矣嗚呼宋為臣長火為上而地得不償失屈辱益甚矧來言而未來歸者乎宋人庶耻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廣義**

嗚呼趙宋之罹金難無乃首足倒懸之極矣且以為便一事言之自徽欽之在金軍也在金國也曰二聖通問使者二曰祈請使者一曰軍前通問使者三曰金國通問使者三曰奉迎梓宮使者一使凡十往使名甚卑其尊虜主何如也今也虜方遣使則置其名曰江南詔諭使曰詔諭者臣民之也金何尊而宋何卑耶噫人謂高宗之中興其亦過論也歟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曾開詔群臣議**

**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

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群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正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頌示郡縣二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陛下奉藩稱臣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陛下奉藩稱臣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



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官或使單騎入  
觀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刑  
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及為兵端  
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  
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  
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德  
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  
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我也  
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藩  
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  
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  
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  
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  
則梓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  
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  
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  
而不恤志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  
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  
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官決不可  
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待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  
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  
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  
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  
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  
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  
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  
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  
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  
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  
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  
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  
州都監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錄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  
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泰州剛中  
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  
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  
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發明** 豫章羅氏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  
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魯開當



草國書辨閱非是論之不從遂為罷黜乃所爭以義也宋金世讐理難和好奚必議之既云詔議當察是非而思胡銓之直諫則知議之者姑塞一時之止論殊無意於議之也高宗忘戴天之讐親狙詐之虜謂之得計可乎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高宗復讐之義乃不己者而乃已之父母之恩不可薄者而乃薄之豈不為萬世之罪人哉齊景公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高宗既不能自強其國今反受金之命誠景公之不若矣綱目書此辭繁而不殺則美惡之情可見

**廣義**

鳴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自期者乃虛文也

**王庶罷**

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全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官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書法**

假令虜意盡如賊檜所言其不共戴天之讐決不可不復况未必如其所言哉

**以韓侂胄簽書樞密院事**

**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上院樓焯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上歸我興圖戰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末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得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情亦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譽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

未已



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  
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  
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  
者也前代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  
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貽後世譏秦檜街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  
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  
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槍  
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  
力辭言今日之事不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  
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  
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  
賀表璘傲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  
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書法**

大抵天下之事圖之于未形者易為力圖之于  
已形者難為功見於未形者智者易為之而愚者  
不及也見于已形者衆人皆能之惡在其為智者哉  
張浚之遇高宗可謂得君之專者也觀其建功立業  
凡百所為炳炳可觀不謂之智可乎然其薦秦檜則  
智者之所不為也浚也何獨之明于此而暗于彼哉此  
當高宗欲再用槍之時浚當曰陛下免槍而榜其罪  
于朝堂示不復用豈惟在朝之臣知之天下之所共  
知也况陛下親嘗詰槍曰朕北人將安歸乎推及此  
言寒心切骨且當允龍有悔之時信義為急若再用  
槍是失信義于天下也信義一失則所謂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如此則在廷之臣勤王  
之師誰不解體孰與陛下為理以雪父兄之大讐大  
耻哉浚若言此則高宗曩時亦未嘗受槍盡感之深  
其不再用槍也必矣今於高宗將欲用槍反引薦之  
及乎槍勢薰灼然後知悔上疏極諫果何益哉周公  
戒成王曰始罔罔厥攸灼叙弗其絕此之謂乎使浚  
能防於始罔罔之初則其勢必不至于此之謂乎使浚  
呼張浚徒致難為之功不識易  
為之力尚何智者之可名哉

**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壽詣河南脩奉陵**

**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  
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



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奎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褒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發明**

書云高宗諫陰三年不言今而匿怨和戎志哀

肆赦寧不取譏於夷狄貽笑於天下乎河南未復志得意滿先遣宗臣脩奉陵寢嗚呼祖宗陵寢隔絕既久高宗在天之靈亦不恬泰矣未幾虜復內侵河南隨陷高宗之求和者果可恃哉故備書以貶之

###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

**書法**

且夫仕所以行其道也議一成則和靖之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則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

况一官乎綱目大書辭不拜者所以表靖之清風高節也猗歟休哉

###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孟庚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



而去移行臺  
于大名府

**發明**

金人前此嘗書來歸武朔州矣又嘗書來歸燕

服而歸之也曰歸者未請而得之也書來歸者金人心

夷狄而得故地豈不深可耻乎然而上書王倫至汴

而高宗誠不可與論復讐之事矣其與春秋書齊人

歸我濟西田同意  
**書法** 時諸將恢復氣銳金人不敢俞盟故也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

炤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畧使吳璘為秦鳳經  
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  
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  
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詐之曰公若  
曲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

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發明**

敦復不附秦檜力詆和議之非觀其對檜之語  
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已君子持已

以義而不以利吾於敦復見之矣罷非  
其罪故書罷而不去其官其義自見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  
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坐擒撒离喝取陝西

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  
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

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  
擒之乃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

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  
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招

見王樞嚙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書招



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嘔訛不從曰初經累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嘔訛不及擒王桓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請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發明**

書來歸者世輔心服而歸之也李氏鄜延故將此書自夏來歸皆所以深予其向義之心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書法**

曰忠曰智曰勇此人之所難也若世輔者可謂克盡其道者歟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仁孝政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玠喜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發明**

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已論之矣吳玠忘身殉國百戰禦金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者誠可謂之賢將也卒而書爵豈過予乎

**廣義**

南渡諸將世稱張韓劉岳臣惟惑于劉光世馬當云韓岳吳張則庶乎有得綱目之旨

士儂張燾遠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士傷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舉以伐謀秦  
擄白止之士傷出蔡頴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  
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  
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傷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  
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  
警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  
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  
帝默然秦擄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廣義**

觀燾所奏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高  
宗寧不為之動心哉其不亡者特幸焉耳

### 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

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  
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  
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  
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 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

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克王訛魯觀為左  
丞相復附之捷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

###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訛魯觀皆伏誅以  
捷懶屬尊釋不問

兀朮言于金主曰捷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  
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  
孟度至汴倫即解留倫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  
會捷懶等及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  
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知捷  
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及求割地汝但  
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  
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  
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  
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邪乃遣副使藍  
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  
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  
于五國城

**廣義**

嗚呼觀歸地者兀朮也敗盟者亦兀朮也  
常事耳高宗何愚焉



金以捷懶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捷懶以謀反誅

丞相命下捷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  
降與杜充為伍邪遂獲與翼王鶴懶等謀反事覺且疑  
捷懶與朱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捷  
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發明**

蕭盧虎捷懶一為金之宗室一為金之大將相  
繼叛逆皆受典刑則犬羊雜揉之情狀可見矣

然綱目必書謀反必書伏誅者蓋亂臣賊子法所必  
討苟以夷狄之故而邊昧討賊之公則人欲肆而天  
理滅亂臣賊子將接迹於天下矣  
烏足謂之誅亂討逆之權衡哉

知邵州王彥卒

彥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靈構名將時方撓  
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上議惜之

冬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  
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

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  
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  
大怒光遂求去

**廣義**

張浚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之署和榜而後  
非之是二人者正猶廷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

悔何及哉

蒙古襲敗金人于海嶺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  
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發明**

夷狄舉號外而狄之也金以全盛之時尚為蒙  
古所敗則其強弱之機已可見矣故特謹而書

之所志金  
亡國之本

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  
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朝論大駭尚

庚申

續綱目卷十四

宋高宗皇帝

十



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特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 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朱熹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諛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

#### 發明

李綱忠義出於天性至其謀猷贊襄卓冠當代宋通鑑續編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而不書其爵陳氏綱目書提舉洞霄宮而不書其官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官爵大書于冊以見予之之意君子固當比例考之然後知書法損益自有權度不可以其迹而忽之也

#### 廣義

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觀鼎變夫定都之議與夫不能察檜之奸蓋可見矣

夏四月韓肖胄罷○五月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翰本然之及捷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邠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孟昶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德亳州提轄魏絳死之撒离喝入同州趨水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离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檉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



不足慮獨君卿來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械入見曰  
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  
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槍聞之喜

**發明**

秦檜屈已和戎以為一隅可樂萬世無虞思削

將權思澈邊備夫何訂盟未幾虜復背約所得故地  
尋又失之然則和議抑奚足恃乎譬猶豢養豺狼飽  
之以食安知其餓而不噬人也耶高宗力排衆議銳  
成和好殊不知為虜所賣耳苟以誠心歸宋何必與  
而後取哉厥後諸將克捷少振華風而賊臣秦檜猶  
主和議檜固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怨者  
矣綱目因金人入寇特書于冊者既識  
宋人之不自強又見戎狄之不足信也

**廣義**

金虜渝盟入寇而高宗誓不  
復用張浚者賊檜之慶也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  
撒离喝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揚  
攻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  
可守璘屬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  
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  
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詣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  
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  
喝使鵬眼即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  
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  
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  
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  
分屯之軍得  
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彦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  
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生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  
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  
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  
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



城為守禦計時入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弩以行至是  
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選  
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  
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  
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  
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  
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于門  
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  
守諸門明午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  
守戰婦人厲刀劍爭呼躍曰平日六欺我八字軍今日  
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  
自督屬取劉豫時所造廢車以輪轉埋城上又散民戶  
棄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  
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  
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眾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  
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  
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  
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著于城或止  
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

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滿河死者不可勝  
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  
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  
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藏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  
人往或請銜枚鈞突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噐如市井  
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  
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噐聲即聚金人益  
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  
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  
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  
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  
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  
營甚通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驍其後則前功俱廢  
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  
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  
論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  
置汝絳跡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  
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善擊使朝廷以兩國講和使  
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  
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車砲具不用而城



成等還騎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騎遣取訓約戰兀木怒曰劉綺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擡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綺果為五浮橋於頴河上且毒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餓渴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餓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綺士氣閑暇軍皆蕃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速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木拔營去綺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木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綺軍所殺自

辰至申敵敗綺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徹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詰甲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為疆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廣義**

捷者其要須有六蓋公心以赴急難一也示死以

堅衆志二也因天變以致敵三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兀木擁衆而來敵城難守危如一髮將士有必死之理順昌為必陷之城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追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綺順昌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舳舻一望千里吳人為之膽落矣幸而周瑜乘此東風決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暇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為退此勅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耶由是歡呼凱旋莫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

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亳而遁俊入亳還壽春

俊遣統制王德援頴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德因藩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大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為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麗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待止見夜叉耳白是人乎為王夜叉

發明

不日還而日還還者急還苟且之詞譏俊也時王德敗金勇氣百倍正宜協力進取其復中原可也夫何不從王德之請率兵還還壽春則俊亦不能辭這撓之責矣故書還還以深罪之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惡鼎居越偏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入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

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  
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  
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扇布野  
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外二馬不能行飛軍  
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  
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  
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  
商橋驍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  
死之獲屍焚馬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  
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  
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  
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  
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大行忠

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  
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犬恐飛進軍朱仙鎮距  
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  
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發明**直書擊走賊而賊之也自中原淪陷諸陵廢祀  
雖有忠臣義士徒能北望慨想而已今飛進軍  
討伐遂能修治諸陵亦足少伸臣子之情矣綱目詳  
而書之蓋予之也與晉書桓溫敗姚襄入洛陽脩謁  
諸陵同義

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判官劉錡為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  
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路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  
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  
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頃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續編自卷之十四  
宋高宗皇帝與十年



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術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母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術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術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人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術悟遂留

不去及飛還兀術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方請解衣不許已而入觀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為矣是時請將進取所

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代也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讐耻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嘆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尸其欺君誤國擢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違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况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于策則惜之之意為可見矣



廣義

武穆嘗言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蓋兀  
勝此可見壯疆在宋而老弱在金而直順在宋宋常取  
來無將不勝無地不復者武穆之言驗矣或曰然則  
武穆奉詔而還何如曰不能處權變也曰若武穆者  
正所以守經也守經乃所以行權也何不能權之有  
曰不然權者經之所自出權變之中自有一定不易  
之理乃所以為經也非經能守而即可以為權經而  
非權則子莫之中矣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甫刑  
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之謂歟若武穆奉詔還師  
則是不能用權也權既失矣惡在其為守經哉昔者  
舜不告而娶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皆許其權若以守  
經言之舜娶必告嫂溺不援為當也然而舜娶必告  
必無後也嫂溺不援必致死也謂之守經可乎然後  
知舜娶不告者非不孝也嫂溺必援者非盜嫂也乃  
所以行其權也權不失正非經而何使舜必告而娶  
尾生孝已之行嫂溺不援以手射狼禽獸之心皆不  
得謂之權也漢宣帝時有甘延壽陳湯者奉使西域  
矯制誅斬郵支單于於康居後來宣帝因劉向之說  
不罪二人反封侯爵且宣帝何如主也決非高宗之說

庸聞武穆何如將也決非甘陳之寡謀又况金虜太  
讐決非郵支單于之比于時即當駐師郾城遣騎馳  
奏曰臣盡俘金虜獻于太廟以復不共戴天之讐願伏  
矯詔之罪身潤鼎鑊其心無悔如此則蓋世之功武  
穆收之何至父子同死奸賊之手哉曰史稱武穆好  
春秋何其招禍之酷也曰經文用權左傳載事武穆  
之所好者特左傳而已彼聖經如化工武穆想未之  
也及

八月貶秘閣脩撰張九成等官

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  
樛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  
闕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  
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為刑部侍郎會金人議  
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厓聲以撼中國耳  
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  
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  
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



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

**發明**

甚矣小人之妨賢病國也疾良善則如讐隙犯刑憲則如飲食以同己者為賢以異己者為佞九成等因言和議之非見忤秦檜之意貶黜於外果何謂乎噫此乃秦極而否城復于隍之時也然則小人罪之禍可勝言哉敗非其罪故書貶而不去其官

###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遣問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時諸大帥皆還鎮

### 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發明**

谷神蕭慶之殺考之分注皆不載其故是必無故而殺之者也無故而殺大臣謂之善治國可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見金之失政刑矣

### 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沙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及撒離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撒離喝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發明**

忠植之救慶陽而為叛將趙惟清所執觀其大然乎是故義之所則生有所不用也有所避患而有有所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故能舍生而取義不則烏能若是哉特書死之予全義也



臨安火

**發明**

是時宋已定都臨安其不曰京師者宋棄汴京而守不守不予其都臨安也蓋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秦檜專權自恣妬害忠良臨安之火安知非秦檜為之不然何以直書其火乎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

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

**發明**

金夷狄也綱目書此亦予之乎曰盜賊而為盜賊之事固盜賊之常也盜賊而為君子之事君子亦豈得不予之哉此固書法之意也雖然中國不競而使夷狄得以竊中國之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中國何哉噫此蓋君子傷時之意云爾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

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發明**

置屯田于中原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餉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以予金而惜宋也

辛酉 十一年 金皇統 春正月金元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

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幸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



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术退保昭  
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  
縣東又敗兀术于昭  
關復含山及昭關

### 金人陷商州邵隆復之○楊沂中劉錡敗金兀术于石臯 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  
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  
兀术以拓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术  
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  
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捨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  
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  
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  
俟俊至德田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  
中繼之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田曰  
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電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波甲  
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  
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

恃了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  
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  
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  
以萬計既而兀术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  
之乘勝逐北  
遂復廬州

#### 發明

小人之誤國至是益見矣方諸將進取有功所  
向克捷而為主和議召之班師苟使盟誓可結  
則必南北弭兵各不相犯今而宋則恃和息兵虜則  
挾和脩戰自諸將還鎮之後如屠宿州陷慶陽陷壽  
春入廬州陷商州攻城畧地無時休息嗚呼縱不能  
恢復中原獨不能保守淮甸而相繼陷沒江表震驚  
然則和之一字果可以欺天下乎綱目一書  
再書不一而足所以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也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  
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金主親祀孔子

**發明**

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金給致仕官半俸則優禮群臣之道隆親祀孔子則尊崇先聖之道至是乃夷狄而中國者也綱目特書于冊者豈不以中國之例待之哉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俊使沂

中救之敗績

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緣數里謀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回會于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還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德曰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

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無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廣義**

或曰自岳武穆後諸將奉詔班師者如何曰可也曰何由知其可也曰諸將武穆之事不同也曰諸將行師之時武穆之成功什有八九所爭者一二必其功之成乎矯詔不可也若武穆之時金人之氣銷沮殆盡矯詔不還可必其功之立就也矯詔可也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秦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遠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斬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發明**

凡書救善之也是時飛已班師聞濠受圍率兵往救雖已陷虜弗克成功然其忠君之心不亦誠乎救在遠者則罪在近者當時張俊諸人不能辭其責矣還次舒州不得已之意也

金兀木渡淮北去○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

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拓臯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揚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

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原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休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逼邇不進以乏餉為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脩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搯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後每獨出視師

**廣義**

張俊依違小人也何以處大事決大義哉其乘時射利如此於心得無愧乎



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

○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貴揚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後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廣義** 也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姦人得計也自此便亮南來氣脉蕭索矣。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

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

罷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

正之學根柢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

**發明** 則無道之世其政事施設無非乖舛然沒而不書忠等入樞府則見其亂離之由姑以是歲觀之書韓世

其自沮戰功書進秦檜尚書左僕射則見其專用推姦書范同參知政事則見其寵信逆黨書罷劉錡則見其信小人而黜君子書罷王居正則見其疎正士而近姦諛夫以一歲之間畧無一善可書則謬妄從可知矣故凡易治而亂轉安而危是豈一朝一夕之積高宗銳意和戎委政秦檜竟忘戴天之讐偷安忍辱其禍至於宋亡而未已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獲已焉耳蓋亦有不

**廣義** 自古邪不能害正也然能害之於暫不能害之於久譬諸陰霾毒露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龜

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行二君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遂沮二君其有功於聖門也多矣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  
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  
欺其主邪兀術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  
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  
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  
夫方侯嵩等交章論飛奉旨授淮西暫至舒斬而不進  
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  
不守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發明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張良相漢滅楚而碎穀歸山范  
蠡輔越平吳而五湖遠遁至若張翰之思鱸二踈之  
請老又莫非見幾而作者也蓋位極勢危功高者  
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俊忌之於前  
秦檜忌之於後金人思之於外群小忌之於中苟能  
見幾明夫則投簪而退解組而歸儉德避難以脫小  
人之厄可也不能以此自圖而乃惜其坎窞自是而  
罷官自是而繫獄自是而屈辱自是而遭刑父子一  
門略無噍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不謹而貽後憂岳

公亦昧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  
此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  
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  
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  
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  
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  
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  
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  
殲於此乎璘曰此古來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  
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  
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  
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  
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  
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街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  
將上嶺而後發姚仲王彥街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  
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  
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塵戰璘以疊陣法更迭



戰輕來駐馬亟麾之士殊死聞金人犬敗降者萬人胡  
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  
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  
來附而揚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  
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  
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 莫將還自金

兀术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  
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

###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

兀术遣劉光遠還要官尊望  
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  
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扶  
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  
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

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鵬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  
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  
部將使其徒自相攻殺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  
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  
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  
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府無  
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  
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服俊手自具獄成  
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  
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攝人心檜矯詔召飛父  
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石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  
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二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  
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  
入膚理既而聞實供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  
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怒塞乃改命諫議大夫萬  
俟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莘致書張憲王  
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  
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蓋章  
所請准西逗遛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



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致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  
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  
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重不欲復中原  
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請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  
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  
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發明**

矯詔者專輒無君之詞揚氏曰小人設險中之  
險以陷君子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  
君子猶為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陰也官險中之險也  
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金人所忌者惟飛而秦檜所  
忌者亦飛以為不早驅除終梗和議是以必欲害之  
也証以謀反固險矯詔下獄此非險中之險乎秦檜  
主之張俊方俊高又從而成之長聖張憲株連岳飛  
身受非刑羅織抵罪嗚呼檜何營於飛何負於檜  
耶此誠天地之大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可得而  
粉飾之哉故書矯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  
大理獄當時所以明其誣累之非即綱目之所  
書驗當時之政治則宋事之興廢可知矣

**廣義**

豈不愈於賊檜矯詔而殺已耶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  
士民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  
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  
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  
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  
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  
一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  
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廣義**

世忠之識過武穆所謂鳥見弓而高  
飛魚驚鉤而遠逝賊檜之勢可畏矣

**十一月范同罷○置李光于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萬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  
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于檜檜怒令  
言者論之  
再貶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元木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  
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  
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  
宗廟社稷命鑄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  
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  
弁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弁西南盡屬光化軍  
為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  
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弁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  
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  
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  
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康使弊邑永為憑焉毅  
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  
也則誓文為虛設鑄至亦見元木遂如會寧  
元木尋遣人來復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  
**發明** 春秋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君子譏公  
于蜀君子譏其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  
會也然而春秋所最重者父母之警所最謹者華夷

之辨高宗感賊槍之邪謀恃和戎之陋策忘親釋怨  
降尊居甲名義甚悖蓋漢亦魯和單于不過賜之以  
王帛要之以公主唐亦嘗和突厥不過遣之以歲幣  
加之以可汗五代石敬瑭借兵契丹稱臣奉貢此非  
一統之主君子猶且譏之宋自真宗訂盟耶律南兄  
北弟僅克比肩高宗受命中原天下共主言地則多  
於敬瑭言名則正於晉氏而乃君父於金苟焉無耻  
胡銓嘗曰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為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汚矣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且稱藩奉  
貢云者非其有而得之如劉豫張邦昌之徒則志得  
意滿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高宗所居者祖宗之位  
所守者祖宗之業祖宗上地不能恢復父母讐事不  
能報償易怨而為恩忘哀而作喜貶國為邑自卑尊  
人雖至愚者弗克忍為高宗樂而行之是誠何心哉  
觀之誓表猶可慙服是蓋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足為  
之上而首為下其屈辱亦已甚矣將何顏面以處臣民  
貴耶綱目直書于冊  
不再賤而其失自見



廣義

嗚呼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母妻之大讐者此高宗之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擒哉綱目大書奉表稱臣于金者所以遺其萬年之臭也人以南渡為中興謬矣

###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京西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秦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長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鄧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人說之

發明

宋人求和於金者必有所利而為之馬奉表稱極甘屈辱而金人未開有一毫利宋反為割

地以附益之且唐鄧商秦宋之故土高宗即位十五年未能復侵疆之咫尺而乃棄其四州割以啗虜則是虜不亡一鏃而得四州之地也是時宋之境內僅有十五路而金之境內乃有十九路由此觀之三分天下金有其二宋得其一耳自是以後偷安一隅粉飾太平諱言兵事宋之所謂中興之業者止於如此而已矣豈不深可哀哉天下未一讐耻未雪而先為自畫之計高宗誠五霸之罪人也綱目特書于策所以惡其釋父怨親仇讐之意云

###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擢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皆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季若撲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首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



曰金厲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  
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  
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  
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  
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皆鬼八  
破曹成十萬衆於挂嶺其戰兀求於穎昌則以皆鬼八  
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  
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卒遇敵不動  
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  
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  
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  
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史臣  
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  
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于秦  
擄之手蓋飛與擄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後宋  
耻可雪擄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擅道濟曰自壞汝萬  
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  
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發明**

甚矣小人之殘忍志在妨賢也欲執國命則志  
在欺主欲行私意則志在妨賢也欲執國命則志

勢有不可專不妨賢則私意有不可矯詔以殺扶蘇秦擄欲和虜則矯詔以殺岳飛皆  
異世而同符者也然既稱臣于金又割地以昇虜所  
求必遂無願不從宜乎金之報聘也何待次年始有  
冊帝歸喪之事耶則知割地稱臣猶未足以快虜既  
虜為一可見矣嗚呼賊擄姦邪固不足責高宗志讐  
事虜挈全國以付秦擄任其所為弗與之較欲稱臣  
則從其稱臣欲割地則聽其割地欲殺岳飛則順其  
殺飛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豈若是之無為乎  
殺者殺無罪也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耳  
考之前史皆以殺飛為文綱目歸獄於擄變文直書  
秦擄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具官書爵擄  
豈得而擅殺之乎原情定罪立法謹嚴然後是非正  
曲直分賊擄欺君僭竊之罪不容  
掩矣凡若此類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此何以書秦擄殺者所以著賊擄專  
殺無君之心也然則於岳飛書故少保樞密副



戊午

使武昌公者何書此者所以復其銜以伸萬古之冤也

十二年金皇統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封崇國公瑗為恩平郡王

詔諸州脩學宮○何鑄還自金

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三月放齊安王士儂于建州

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四月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

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來晃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來晃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發明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來晃

國之鴻名受夷狄之穢號悲夫綱目書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者可哀也哉

廣義分注云冊帝為大宋皇帝噫金虜向嘗冊劉豫為大齊皇帝今其冊命與豫同者劉豫高宗也

胡銓之言驗矣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



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  
金亦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 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何鑄罷

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怨之諷方俟高論其過欲  
竄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  
州居

### 八月以方俟高參知政事○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 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喪至帝易總服  
奉安龍德別宮

**發明**

春秋之法凡書歸者請而得之也來歸者心服  
而歸之也高宗備受屈辱而父母不得生還徒  
以哀丐於虜僅歸昔者靈輻抑不知父母旅魂抱恨  
泉壤亦已久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使高宗苟  
能明此則必汗顏恚憤而思必報其讐豈肯苟安而  
已哉則是高宗惟冀和議速成而不知大讐必報也

綱目書此  
乃深貶之

###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官后恐其反覆呼役者  
畢集然後起攢官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  
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  
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  
后至臨安入  
居慈寧宮

###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

充攢官  
總護使

### 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  
成也

**發明**

加不宜加也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古先



哲王之用賢必防小人必任君子而秦檜總權罔上  
辱國妬賢安可以國公加之乎噫高宗以和議甫成  
肆赦加爵珠卜知所失亦已多矣安有明哲之君忍  
耳且厲甘於自其而自可也商人直云二  
也譏之

### 遣使如金

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且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  
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  
遣使如之

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

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

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  
不拜

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 發明

凡前代專權之臣綱目書其自為相國自加九  
錫復辭不受者所以見其矯偽欺世之罪至於  
賊檜之事則書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而能辭不  
拜者何哉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所以辭之故綱目  
因而書以辭不拜耳然而檜不受而直書不拜則直  
暴怒峻却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  
臣賊子至於專權無君極矣孰知於專權無君之中  
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宋齊梁為愈下矣世變至此  
可歎也哉

###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  
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勔論之遂罷  
為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 劉光世卒



哲王之用賢必防小人必任君子而秦檜總樞罔上辱國妬賢安可以國公加之乎意高宗以和議甫成肆赦加爵珠卜知所失亦已多矣安有明哲之君忍耻臣虜甘於自欺而尚可以論人道哉直書于冊深也譏之

### 遣使如金

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且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如之

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

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

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

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 發明

凡前代專權之臣綱目書其自為相國自加九錫復辭不受者所以見其矯偽欺世之罪至於賊檜之事則書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而能辭不拜者何哉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所以辭之故綱目因而書以辭不拜耳然而檜不受而直書不拜則直暴怒峻却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專權無君極矣孰知於專權無君之中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宋齊梁為愈下矣世變至此可歎也哉

###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為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 劉光世卒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  
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  
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  
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秦檜所忌故能  
竊寵榮以終其身方  
之韓岳不逮遠矣

###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願嘗以魯許  
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發明**

綱目於劉光世尹焞之卒一削其官一具其官  
則二人之賢否書法之予奪可見矣君子宜細  
之觀

### 詔秘書少監秦熈脩日曆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熈養之南省擢為第一  
以為熈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熈次之歷  
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自  
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

北還為已功自領其事使著  
作則王楊英周執羔上之

**廣義**

分注云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其子領  
國史而掩其惡檜能掩於當時其能掩於後世  
耶秦熈掩之而他史則不為之掩也  
綱目據其實而書之者甚檜之惡也

### 孟忠厚罷

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  
忠厚之僚婿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  
諷臺諫引故事外  
戚不預政罷之

### 十二月陝西大旱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  
澆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發明**

旱也此書大旱者賊檜專權妨賢病國而內外  
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傳  
曰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憂國恤民之



心零而不雨格  
天之精意闕矣

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

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  
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十三年金皇統三年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  
宅為之

二月作景靈宮

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請天章閣西  
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廣義**

俱謹按春秋父兄之讐不共戴天况在汴諸陵  
虜其得罪于宗桃也多矣今而作宮虛奉不  
過脩飾外貌而欲偷安於一隅耳何足道哉

三月築太社太稷壇及園丘

**發明**

於戲宋人亡讐釋怨紛歸太平之心益著矣剛  
明之君必曰一城未復祖宗之耻未雪也一地  
未歸祖宗之耻未雪也一族未返祖宗之耻未雪也  
名分未正祖宗之耻未雪也高宗失中原而不能復  
棄宗族而不能返臣稱臣而不能正則是祖宗之耻  
未雪一二誠五內分裂無望生全之時也而乃作太  
學作景靈築社稷立園丘紛紛制作繼書于冊自以  
江南為苟安之計而讐耻中原付之不問豈不可耻  
之甚乎蓋天子天下之父既亡其耻則  
一匹夫之不若耳詳書于冊蓋譏之也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玉卽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  
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  
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  
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

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  
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五月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脩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  
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  
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  
矣不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經克俊罷○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  
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  
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  
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  
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羸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  
麪食之或飲取蜀策谷神特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  
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  
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  
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  
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遂因謀者  
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  
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

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  
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邵養  
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  
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  
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  
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懼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  
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喻年送劉豫  
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  
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  
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賜  
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  
撰主管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攻台州崇  
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  
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同  
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觀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  
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  
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  
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  
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四 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 四



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  
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  
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  
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  
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  
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  
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  
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  
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  
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全國虛實曰此不可失  
時也遣李發問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  
文為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窖攀龍髯而  
莫逮疾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  
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  
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決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  
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  
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其之術宜詳  
以講之金人以驢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  
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  
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

官易宣教郎  
直秘閣而卒

**發明**

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嘉不辱也高  
宗建炎初書遣洪皓等使金至是凡十五年矣  
書還自金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  
臣子當為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與漢書蘇  
武還自匈奴同意

**廣義**

洪皓朱弁可謂不辱君命  
者矣味諸分注義自見矣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秦  
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賀正旦也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  
紗穀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歲如之

**發明**

女真自政和五年始改號金宣和七年入寇靖  
康元年入寇建炎三年入寇皆以號舉者惡其



復置三館

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固網目取法春秋之深意耳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

子甲

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樂平水關

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橋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

發明

水者陰類樂平水關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關者此綱目之所特書也

書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高宗信任非人志讐事虜則其逆氣所激固有致夫災異者而宋之君臣方且溺於宴安恬無警省天變豈有虛生之理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初高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屬高以聞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鈴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磨大方論之高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閎表請帝視學從之正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教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所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此也太上皇帝切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則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而為大恩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



孰甚焉宏安國子也

**發明**

以尊師重傅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可

視學掩飾虛文宜乎有以胡宏之譏也春秋所貴者復讐之義綱目所貴者亦復讐之義志親釋怨又豈春秋綱目之所貴哉故書帝謂孔子遂視學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美惡不嫌同詞

**廣義**

高閔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迤否蹇剝之時也豈泰道之世乎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之禁

**發明**

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服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于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

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褒繇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馬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杞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者譏檜之愚也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燮理乖整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後而父手秦檜怒之俱坐排謗刺配鏐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

**發明**

是時宋之君臣偷安忍耻共行逆德而陰陰之應必矣蓋燮理陰陽宰相之職陰陽不和固宰



相之責也秦擄位首相變理乖方侮慢自賢大逆不道而乖氣磅礴則所以致夫異氣大水之應不在茲乎而賊槍方且惡白鏢張伯麟之諷諫刺配遠方吁災異之來不知戒懼而又罪直言之士則其忽慢天變豈不從可知哉

秋八月金主亶殺其子魏王道濟

**發明**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君子以為公子之重視大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殺世子申生之類是也蓋父子之恩出於天性金主無故而擅殺其子則其於父子之道亦大悖矣殺殺無罪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書主斥名惡自見矣

○九月徙趙昂于吉陽軍

秦槍怨昂不附和議凡昂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為昂黨貶斥之昂在潮五年杜門

謝容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昂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槍言昂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槍意勅昂與其黨范冲那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微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遂移昂吉陽昂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槍見曰此老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槍從之

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原簽書樞密院事

原為中丞迎合槍意以舉劾人號之為肉簡牌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

王倫為金所殺

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脇以威遣使來趨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發明**

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為無罪故其見殺其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焉耳雖然王倫固受命天朝奉將使指其權初不在已故綱目書此正以著秦檜陷害之意若曰朝有使臣如王倫者不能保全終始乃使之為金所殺故夫金虜非能殺王倫乃是朝廷使王倫為金虜所殺耳書法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為何如哉與唐書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同義

十五年

金皇統

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發明**

嗚呼高宗誠無足與論後讐之事矣胡氏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高宗與金虜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忘也顧乃御殿受朝晏然自肆則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獨不計父母客死窮荒中原淪沒夷狄抑且稱臣奉貢撤備罷兵高宗非無人心者何故溺於自棄甘於受辱而行此姑息之事哉直書曰初探賂之也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

**發明**

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履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然禁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以此是時彗出東方其異滋甚高宗未聞有省己責躬之實而徒肆赦播於境內抑足以為弭變之道乎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天命安得而不失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六月朔日食○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緡萬匹錢萬緡絲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墳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墳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發明**

幸檜第何以書譏之也屈萬乘之尊幸佞臣之第則其失尊卑之道明矣况秦檜姦邪尤不足幸者乎則是高宗知有秦檜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廣義**

此即徽宗幸蔡京王黼之第耳觀分注之備載則知高宗之貨賊擄其真宗王旦之流弊歟然曰一德格天者臣見成湯伊尹不如是之狂妄也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成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冬十月楊原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愿希秦檜意附下周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凡十七年

**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行籍田禮**

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發明**

甚矣宋之苟安日月而無必奮之志也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古之君臣更相戒飭以成治功如此未聞同趨於宴安之轍也高宗志恢復之志秦檜獻逢迎之詞自

**丙寅**



此苟安之事日作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吁安有賢明之君忠良之臣而志親釋怨以行此文具之事哉綱目書行籍田禮文無貶詞乃深貶之爾

### 夏五月金韓企先卒

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

**廣義**

觀分注所載之實則知夷狄之有人矣嗚呼天下治亂係宰相當徽宗之時則有蔡京王黼欽宗紹亂則有張邦昌高宗南渡則有黃潛善汪伯彥其視金之企先猶天淵之相絕矣金曷得不興而宋也曷得不衰乎

###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礮齒目之貴人廷官積不能平至是

唐括酬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反邪有司承順風旨並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談瓊孫也

**發明**

按分注則虛中無罪為唐括酬等所譖而羅織以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金之失政矣蓋虛中叛宋降金乃亂賊耳曷不書誅而書殺彼虛中誠難逃背逆之罪狗名責實不以討賊予金也雖然虛中叛宋而降金欲保富貴於沒齒今不旋踵而罹禍然則肯主降讐者果何益哉

**廣義**

姦臣降虜而不能逃天網之密者虛中士談是也綱目書此其為叛臣之戒昭矣

### 秋九月金劉豫死

**發明**

尹氏曰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若二子者豈好死而惡生哉誠以君臣天地



之大義亘古今而不可泯故寧死而不屈耳自世道  
堙微士君子不明於大節故有忍耻蒙垢仕非其地  
者劉豫在建炎初固嘗出仕於朝後知濟南府當其  
夷狄猾夏盜賊陸梁豫宜死守城邑保障山東誠足  
嘉尚洎虜甫退之後豫既不能扞禦不於此時引  
身而退乃復偷生苟免服為臣虜雖僭立齊國然亦  
稱臣奉貢而犬馬之矣金以憑陵猾夏之虜一旦崛  
起荼毒中原盜竊宋土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  
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受其爵食其祿而  
不知愧耻者哉豫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嘗稱  
兵犯順率金寇宋又君子之所深病者固宜直筆深  
貶之也觀綱目所書金劉豫死則豫之失身於虜盡  
東海之波不足以洗其耻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  
豈不深可歎哉與漢書莽大夫楊雄死同意

**廣義**

劉豫者宋臣也綱目何以繫之于金死者庶人  
臣繫之金者義絕于宋也以死書者  
誅其叛逆而庶人之也嗚呼嚴哉

○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大石與其國鄰大石  
已死金遣粘割韓奴與其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韓奴  
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廣義**

抑考西遼與金亦不共戴天  
者也殺金之使不亦宜乎

卯丁

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

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參知政事○何若

罷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金主亶殺其文武從

官十餘人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雖初年國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右裴滿氏干政  
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  
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酌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  
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左司  
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傲趙益



興龔夷  
鑒等

**發明**

稱國以殺者所以著其擅殺之也傳曰義繫於

殺其大夫宋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野之類是也金主制於晨牝心不能平縱酒自遣酖怒殺人此何理耶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金主不能刑于寡妻安能至於兄弟以御家邦哉明此然後可得好惡之公矣

**廣義**

抑觀置為后所制而反移怒於群臣果何理哉綱目書此所以著夷狄之不綱也

###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

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粟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

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趙鼎當國步危疑之際弘濟艱難獻可替否內足國用外籌軍旅誠中興之賢相也賊檜讒忌貶竄遐方茲因迫抑齋志以沒豈不深可惜哉時鼎罷相既久而猶書故相者罷之非罪不予其罷也此亦書法之深意

**廣義**

分注載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觀此則知當時國命皆執于姦臣檜賊之手高宗特擁虛器而已悲夫

###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貴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安撫司亦罷



**發明**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共立也蓋文仲蔽賢聖人罪之何况忌賢而又扼抑之乎秦檜惡洪皓而安置英州忌剛中而罷黜其職此蓋小人殘忍之心勝耳嗚呼在朝之賢忌而擯棄在野之賢欲其薦引固甚難矣蔽賢之罪小忌賢之罪大檜誠臧文仲之罪人也綱目備書而其義自見

**廣義**

分注載剛中治蜀頗有方畧秦檜忌之觀此則知賊檜之心直欲銷宋而後已講和特其餘耳嗚呼宋何負於檜哉

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初捷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彊兀術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發明**

書金及蒙古和以見欲和者金也蒙古拒金不屈則見蒙古之浸強金伐蒙古不克則見女真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之興亡矣

十八年

皇統八年

春二月段拂罷

拂聞趙鼎死于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通漏泄政機遂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興國軍居住

三月以秦熈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弟也

夏四月朔日食○秦熈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

僕射

熈乞避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

辰戌



**發明**

秦熈檜之養子不學無術驟登政府此固高宗  
嘗辭之也故綱目不曰罷秦熈而曰秦熈罷以其黜  
陟之令聽其在彼高宗亦無如之何也已書之所以  
著其輕褻名器庇  
秦姦邪之罪耳吁

###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  
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發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  
顯忠之放初無所因由上恢復之策見忤秦檜  
故耳然則恢復之事為時大諱而不足以言矣吁小  
人之心毒非蛇蝎而毒於蛇蝎威非狼虎而威於狼  
虎詐不深可畏哉高宗恭己南面受制姦諛  
天下之事浸不可為矣書之所以哀之也

###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為人慄急猜忌殘忍  
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

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  
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  
此人心大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  
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  
心為省臺要職引  
裕為兵部侍郎

### 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  
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貢錢米  
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  
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貨常平錢三十萬緡京西路請佃  
田租及州縣  
場務稅錢

**發明**

治國以養民為本養民以寬恤為先自喪亂以  
來東南之民疲於供饋水旱繼作弗克存生帝  
能惻然懷念特寬雜稅然後民得盡力於農畝而仰  
事俯畜之有餘矣誠仁人之量王者之心也綱目特  
書乃所以不  
沒其善耳



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兀朮卒。

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耳。

###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求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求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登為守聞求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真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登卒事乃解。

###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

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王吐鵲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

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發明** 是時亮既畜篡逆之心茲因奪回賜物逆謀益決金主不能鑒之於微惜哉故曰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特書以著其基禍之始云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

### 金出完顏亮于行臺秋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金主寢殿鷓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闕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發明** 是時完顏亮逆節既萌金主因天變之異出之  
行臺其庶幾矣夫何行至良鄉尋復召用則是  
促之使叛耳既懷嫌隙豈宜復用乎易曰亂之所生  
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金主酷信  
逆亮疑而復釋則是幾事不密所以愈益其篡竊之  
心也是故亂臣賊子要當制之於微其微不  
謹其盛難制深可畏哉綱目書此垂戒切矣

###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  
遷許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  
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  
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  
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  
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  
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  
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持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  
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  
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

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  
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  
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官繼之又  
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發明**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完顏亮亦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滿耳茲因亮譖而無先覺之明相繼而殺謂之何哉  
蓋莫親於兄弟而殺其弟莫厚於夫婦而殺其后者  
親為疎以厚為薄宜乎有以逆亮之弑也是  
以國君棄三綱則必有篡奪之禍金主之謂也

###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

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翰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  
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  
尚書省令史亮度與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與國內  
應與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秉忽  
上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與國以符鑰啓門亮與  
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  
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  
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



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  
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  
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死  
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乘  
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  
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  
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謚裴滿后  
為悼平皇后廢置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發明**

無足錄然而金主殺其文武從官殺其子殺其  
弟殺其後與夫完顏亮弒殺其主皆詳書于冊所以  
見君臣大義雖夷狄雜揉之中亦昭然天冠地履之  
不可紊也前史止載完顏亮弒其君完顏亶至綱目  
始正名定罪其餘僭偽之國畧同此類皆所以扶三  
綱立人極不以夷狄僭竊之故而廢  
斯義其垂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午庚

二十年金天德春正月殺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  
之

檜趨朝殿前可後軍使臣施全挾刀于道遮檜有與刺  
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

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  
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

**發明**

賊檜姦邪人所共憤施全仗義刺檜其志可嘉  
然曷為不書討而書刺蓋全不勝一朝之忿亡  
其身以及其親不以討有罪之例予之也然全之死  
前史皆書誅而此變文書殺者檜固有罪不予其討  
有罪也綱目徇名責  
實而予奪之肯公矣

**廣義**

施全刺秦檜而本朝綱目不書曰盜昔者聶  
政殺俠累而文公綱目乃書曰盜者何曰施全  
聶政不同也俠累秦檜亦異也觀全對檜之辭至今  
直氣凜然則知其為烈丈夫矣豈聶政之流哉特其  
勢不在已故不免於刺耳使全得預機務必行  
誅討何以刺為綱目所以予之而不盜者此也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

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弒亶  
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



尊幹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弼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

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以上皇王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秦檜命兩浙鹽運副使管涑究實承言孟堅

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過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梗知雷州王趨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峽州

**發明** 甚矣小人之營私也罪人不孥先王大禁賤槍因憤孟堅私史之故羅織繫獄流之峽州胡寅等緣坐皆為責降夫復何罪嗚呼衛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已有過則彼言當矣已無過則彼言妄矣反求諸身益加砥礪矣必憤其私議而疾之之深乎綱目書此詞煩而不殺其義蓋可見矣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達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街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夷其族

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离喝及景祖孫謀里舒斜也子字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脩飾亦族之

**發明**

逆亮殘忌之心至是益甚矣既忌太宗諸子盛彊而殺其宗室復忌斜也諸子盛彊而殺撒离喝殺其身而又夷其族自非殘暴酷虐之至者弗克忍為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逆亮欲篡位則弑其君

惡盛彊則赤其族欲為久安長治之計既平內患遂謀併吞厥後世宗甫立身且不保吁逆亮見忌宗室卒為宗室所圖孰謂果無天道乎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故直書以著其惡

###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發明**

嗚呼高宗誠可謂不知薰蕕之別者矣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嗣君居諒陰之中故也時宋非居諒陰帝又非有疾病胡為高枕自肆溺於宴安間因檜疾使臣赴第則是挈全國之萬機皆決於檜而高宗不可一日無檜者也高宗忘親釋怨委政姦臣而恣其敗壞豈不深可歎哉故書秦檜有疾若至尊然者所以譏高宗尊寵姦回書詔執政赴檜第議事所以著高宗挈國授賊之意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為

### 金國祈請使

未辛



及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使唯唯而退

**發明**

逆亮弒君篡國罪不可赦不可親也女真與宋世讐不共戴天不可忘也前遣使賀即位此遣

使迎欽宗直書于册譏宋之釋國怨親仇讐也蓋怨莫重於父母之讐有父母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屈已請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則何有於其國哉

###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發明**

不曰營而曰大營志土木之盛也無益妄費民不聊生逆亮之不亡其國顧不幸哉故直書以

著其奢縱之罪焉耳

###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

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馬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殺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弟札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札里妻高氏為脩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后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文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

**發明**

娶妻不娶同姓者為遠嫌也豈論同源否哉亮納叔母宗婦名分甚明又非漢劉聰納劉殷

二女之比亦本過於吳孟子者矣然彼本夷狄尚不難於妻群母又何有於叔母宗婦哉書之姑以著犬



羊之雜揉耳彙倫雜  
亂鳥可與論人道乎

秋七月除新米稅○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鸷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械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獨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刘宝等起行伍乘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斬王謚忠武子彦直彦质考古皆以才見用

**發明**

世忠勲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充為難及宋史書世忠卒而不書其爵李燾長編書太傅字國節度使而不書其位號通鑑續編闕而不書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爵謚位號大書于冊以見褒崇之意君子固當參考觀之然後知書法詳畧皆有深意存乎其間母但以作史常法視之也與

唐書郭子儀卒同意

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二十二年

金天德四年

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

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于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于鈞州遠于高州

**發明**

王庶為賊檜構陷客死遐荒則其私忿既逞斯可已矣又何必逮其子而編管之乎此蓋小人忌刻之心勝不至於覆人之宗絕人之祀而不止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昏亂之朝小人恣橫正道埋沒不惟身不可保抑且子孫受禍哀哉綱目直書于冊所以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之意切矣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簽書樞密院事



役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及曰里中有何新事及曰  
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  
日拜相及惶恐而退中丞章復  
聞之即劾及陰懷異意遂罷

###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

### 金主亮召濟南尹烏祿妻烏林答氏未至自殺

葛王烏祿時為濟南尹烏林答氏儀容整肅亮召之乃  
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  
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  
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 發明

夫婦之義也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烏林答  
猶臣之事君妻之事夫則雖國亡而不再仕守君臣  
之義也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烏林答

氏之被召以為不行則累其夫相從則背其義由是  
徐至良鄉乘間自殺既不失其身又不累其夫是誠  
兩全而無害者矣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禮曰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烏林全節而死逆亮獨無愧  
乎蓋逆亮傷敗彛倫滅絕天理又可以人道  
望之哉據事直書所以予烏林而罪逆亮也

### 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 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  
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  
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  
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

同府  
知舊

###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  
迂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

###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 五月潼川大水

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 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地震

#### 發明

水與地皆陰質而夷狄小人則陰類也前書襄陽大水次書潼川大水此書地震此乃夷狄小人竊發之機也是時賊檜當國毒流縉紳逆亮都燕漸謀南寇得非此之應歟宋之君臣畧未見其莠業自脩之實又未見其防姦禦侮之謀災異迭見視為泛常豈不深可惜乎即綱目之所書觀之則當時政

治之得失亦可見矣

### ○金右丞相蕭裕謀反坐誅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孫事覺伏誅

#### 發明

逆亮篡國以來如殺宗室如殺撒離喝皆書殺而未嘗書誅此書誅者原情定罪也金亮任蕭裕之專而蕭裕懷廢立之意故既書謀反則必正以生誅之名亂臣賊子不討將接迹於天下矣豈因逆亮之故而遂廢討逆之公哉然曷為不去其官裕為宰相况又得君不能盡心敷治而乃遽懷逆謀書官正所以見其罪也厥旨微矣

### 夏五月朔日食○金始置交鈔庫

金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



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  
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俊卒

俊擢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  
厚然思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發明**

張俊屢立戰功得君最專豈無官爵之可書乎  
然思劉錡附秦檜殺岳飛此固小人之所為也  
故卒而削去其官  
所以深賤之耳

以敷文閣待制秦墳脩撰實錄院

初知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煇子墳為榜首上讀其策竟  
所用皆檜煇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墳第三時檜之子  
姪姻黨皆濫登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墳脩撰  
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廣義**

分注云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者皆  
言秦檜自知其惡之稔故引子孫任史職以掩  
之也噫檜之意亦姦矣其如天下後  
世何然後知檜之姦乃所以為拙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  
檜功德則詩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  
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  
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  
聞近輪對者多謁告  
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叅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

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  
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  
奴隸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  
年叅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煇少傅封嘉國公○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

壽寧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父習懋  
兀术之女也師十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



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柰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更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姑膝上凡官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常於殿內遍設地毯保逐為戲

**發明**

亮夷狄也本無足責然據有中土僭號稱尊故其所為亦不容盡畧是以前書納叔母及宗婦次書召烏林答氏此書納其諸從姊妹皆以著其雜亂之醜也夫同姓尚不可為况叔母乎宗婦尚為不可况姊妹乎據事直書惡自見矣

十二月西遼耶律夷列死其妹普速完權國事

子幼故也普速完自號承天皇太后謚夷列曰仁宗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四月施鉅罷○五月朔日食○六月

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岳

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廣義**

嗚呼小人中傷善類不至於聲銷影沉不止也且岳武穆既薨其子婿皆歿足可以遂賊檜之奸志矣今也姓同州名果何害邪先正文公謂小人之私而刻彼賊檜殆有甚焉者也然則君子不幸而遇此則將若之何哉蓋度其勢可除則乘時亟行誅討否則奉身退避如韓世忠者不亦善乎

金汴京火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發明**

是時金將南侵謀遷于汴既而大火宮室盡焚則天厭夷德不欲其都中土之意可見矣孰謂



天道無知而可以忽之哉綱目不書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然後知人心天命不可誣耳噫

### 秋八月下趙昂子汾等于大理獄

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昂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昂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俊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調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 發明

賊檜殘忌之心至是愈烈矣前書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次書編管王庶子于嶺南此書下趙昂子汾等于大理獄則是獄犴頭置延及無辜李光王庶趙昂既卒而猶憾之不已禍及子孫其罪可勝誅哉若檜者存一日則貽害一日如賢之心老而彌篤矣一書再書深罪之也

### 以董德元叅知政事

秦檜門人

### 冬十月徙洪皓于秦州未至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秦州至南雄卒卒後一日秦檜死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殺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于敵國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

#### 廣義

皓在金虜抱印符卧起十五年金人啗以美官畧不動心身雖在虜心不忘宋常以大讐未復為耻其視子卿之節無愧焉噫子卿歸漢而功輝麟閣洪皓歸宋而竄死遐方其與子卿不同有如此者君子為之長太息也

###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頃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栢見其黨燬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



請已為相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隣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贈中主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戮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耶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窞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無君心章疏皆檜自操以語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與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如知饒州洪興祖作程瑀論語解序引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以為譏已毀其板編管興祖于昭州京西運副魏安行嘗為鏤梓亦編管于欽州其羅織人類此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陸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忠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

謀矣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撫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發明**

史稱賊檜包藏禍心脇制君父成殺忠良主和

悖然不免直書其死者忘親釋怨檜突尸之且又為之相也噫劉豫叛君則書曰死秦檜誤國則書曰死皆所以討亂臣誅賊子之特筆也然則惡惡之情見矣命義之戒嚴矣士君子擇善之致昭矣

**廣義**

或曰秦檜在金山人未嘗加以殊恩異禮反從

金而欲忘宋之若是耶否則將以議和以饗富貴也曰非也抑嘗考夫姦檜之顛末矣彼於靖康二年二

綱目卷之五十五 宋高宗皇帝本紀第五十五



月金人執張叔夜及秦檜以去是年五月叔夜自殺于金軍秦檜偷生不死其在金也亦無忠義之事見書則其無君之心蓋不待主和議而後見也原其志不過欲為張邦昌劉豫耳蓋金人以邦昌之愚立為楚帝劉豫厚賂撻懶又得偽帝于齊二人之逆罪不容誅矣當大金人以和議解宋檜則首倡之故撻懶陰縱其還使主和議以亡宋斯時也撻懶必以立豫者以許檜馬故檜堅執其議而衆言不能奪也歟後撻懶雖誅檜猶妄想前圖所以力沮恢復之謀殺害忠良而不顧馬曰邦昌以僭逆受誅劉豫以武穆計廢二人之事皆檜目擊者也檜尚欲為是邪知而欲為則謂之愚非姦也曰姦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觀其用計則姦究其實境則愚然則姦者正所以愚也善乎東乘之論莊公曰始吾以莊公為至險終則以莊公為至拙檜之謂歟且夫檜之心非不知邦昌劉豫之禍也其心以為邦昌劉豫無能為者也使我堅主和議而誅宋以亡之則金人必德我而與之以國南北惟我與金而已金雖強倘我智力能禦亦未必如汴宋之亡不然其為石晉可也曰何以知其然耶曰當檜縱還之初嘗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

南北自北耳况乎歷觀綱目所書或諸將復一州得一捷檜必嫉之甚則至欲盡淮為界以界金間有言金人之情者必為之忌諱况於殺武穆之後檜即各遣諸將還鎮縱金人以取土地一日對高宗言事金之禮當如高麗之事本朝則檜之微意蓋可見矣幸而天福宋胤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姦而死桓温曰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其賊檜之謂乎綱目書曰是夕檜死者深憾其幸免於刑戮也

### 金主亮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

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沙流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管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獨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 廣義

分注載亮事其后之禮得不感動於人耶賊虜狡詐如此雖親母尚信其誠况高宗乎



點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曾泳于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壽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于遠州秦墳秦焯秦焜等俱以檜黨濫科革正之莫及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許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釋趙汾奪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廣義**

觀於此則知高宗治檜黨于檜死之後者非不知檜之姦也特受其制而不敢為耳即易所謂與說輻夫妻反目者也哀哉

以魏良臣參知政事○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

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

光移柳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發明**

自賊檜構陷善類延及無辜君子之受害亦多矣今而釋趙汾等自便復張浚等官徙李光等于近是皆革故鼎新收人心之大機也故備書以予之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二月

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

**發明**

設險守國固王公之當然思患預防亦君子之宜然高宗忍耻事讐偷安苟且謂和議可以固



守謂江南可以久居而祖宗之中原父母之深恨一切付之以不問但見賀正旦賀生辰賀即位稱臣奉貢恬然無耻殊不知金亮之目中心久無江南矣梁勛度虜必內侵上書設備是亦思患預防者貶斥於外謂之何哉此高宗所以卒老江南而無必為之志也綱目直書以著其拒諫之失

**廣義** 觀分注高宗之詔辭于以見高宗以和議定于中秦檜以和議倡于外高宗得秦檜以濟其欲

秦檜得高宗以逞其姦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向來恢復諸諫詎能入哉高宗庸懦無識於是詔蓋可見矣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

**發明** 魯昭公薨于乾侯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象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

孫甯所逐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故春秋詳錄其所因以為後世戒欽宗受父之託不能死守社稷服為臣虜三十餘年以善而終豈非幸歟然必書靖康帝者不予金之封中國也其不曰崩者已失天下故貶而絕之也為人君者觀綱目所書卒于金之義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命史館重脩日曆

以秦熺脩不實也

秋七月禁出井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

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

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

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為之備沈該乃侯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乃侯高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唱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或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發明**

君子之事君義而已矣不以用舍而貳其心不以存亡而易其節苟為合義死生以之初不計其身家之利害也茲因禁出詔求直言浚乃條陳時事力抵姦臣見忤沈該之黨而乃復貶永州吁既求直言及忌言者則是以天變為玩戲之物而無警懼之心審矣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廣義**

分注載張浚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自隱其賢而必以其道者其忠誠可謂至矣然檜雖死而浚猶懼竄逐亦高宗懼聞恢復之一念也嗚呼浚遇高宗其不幸孰甚焉

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叅知政事○三月万

侯高卒

高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薄之

**發明**

高宗宰相書卒者僅數人李綱趙鼎書爵万侯高不書爵高不足道也何以言之夫宰相燮理陰陽斡旋造化股肱元首德撫四夷固當公平正大而無一毫偏僻之失斯為宜也高私憾岳飛以傾之



誤國主和君臣俱辱高宗苟能按罪行辟則尚豈容  
但已况其相業無聞如惡張浚言事之類此皆小人  
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  
不別其賢否而槩書之何以為予奪之權衡哉

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發明**

死方俟高而相湯思退則是魯衛之政元弟也  
又安足以贊襄治道黼黻皇猷哉高宗之命相  
僅如此則其弗克有為亦可  
知矣書之乃所以譏之也

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

伯叅知政事。冬十一月湯鵬舉免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

知院事。三月朔日食。秋七月金以李通叅知政事

初金主亮召其侍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  
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

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  
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  
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脩器械  
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嘗為  
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  
謂因行棹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  
曰海鳥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  
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耳高麗夏  
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望勞矣時金主  
侍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  
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叅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  
仲軻欽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  
逢其意金主以通為  
謀主遂議興兵南侵

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言夷狄之情疆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  
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  
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  
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發明**

書營宮譏妄費也逆亮將謀猾夏已非一日向萌矣而湯思退之徒方恃和好諱言用兵豈不深可歎哉下書籍諸路兵造戰具所以著其實也

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

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宮脩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竹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發明**

兵乃防姦之資戰乃禦侮之器是故黷武非春秋所貴息兵為君子所嘉逆亮籍眾兵造戰具初非防姦究又非禦暴客不過欲逞一時之私而懷猾夏之心焉耳中國不競而為夷狄所侮不能北向而一決徒恃和議諱言戰功豈不深可惜哉綱目特書所以惡金而哀宋也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奪二事爾民有出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訛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發明**

明者能決幾微於未然智者能料禍患於將然故曰人能無遠慮必有近憂是時金營汴宮而南侵之勢已成籍兵造器而南侵之機已肇况道夫使金逆亮親諭高宗何故溺愛讐虜而畧不加意乎逆



亮篡弒姦淫骨肉三綱絕而五倫廢安肯顧兩國之  
好而不背盟者哉道夫直言而被貶則非其罪為可  
知矣書以  
譏之宜也

**廣義** 大抵高宗南渡不過偷安而已當其被虜南逐  
常懷北顧之憂而以大讐未復為耻可也故凡

虜情之真偽虜勢之強弱虜國之治亂與其君臣之  
輯睦悖戾等事豈可一日而忘之耶今也道夫之歸  
金雖無一言以及邊事尚當詢其所以何如况以  
其指瑕造譽為言而奏哉今者既得其跡而乃恬不  
為慮决非中興之主也臣故  
曰高宗南渡不過偷安而已

###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  
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  
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  
為進取之計萬一輕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叅知政事○八月

### 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書  
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  
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  
廷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  
學大要窮理致知及躬踐實而以君敬為主築室武夷  
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  
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  
之同入大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  
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  
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  
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  
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  
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  
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  
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揚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  
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  
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說聖賢之



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幹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惡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發明**

不至何嘉其志也朱子師事李侗契其要領二程之道獨得其宗高宗既聞其賢即命召之朱子把道自樂卒辭不至可謂甘性分於出隘視勢分於浮雲而漠然無有動於中者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回視頗有一技一能而嘵嘵自鳴以為仕宦之捷徑者詎可同日語哉故夫書召以予高宗之求賢書不至以予朱子之樂道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 皇太后韋氏崩

帝事太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 冬十一月擡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

### 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擢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瑗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辰庚



**發明** 高宗仗義建立賢王通者椒寢未繁冊為宗社之本可謂始終不負公天下之心也太宗視此烏能及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美之耳

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叅知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日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朔日食○賀允中致仕○九月以李寶為浙江副總管

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楫禦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技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發明** 不曰免而曰有罪免貶絕之詞也思退姦邪之小人是乃秦檜之遺黨欺君誤國做劫成風豈宜宰正百官乎茲因臺臣之劾即免思退之官則庶幾可以洩人神之憤矣

**廣義** 或曰秦檜主和議誠有覲覲之心而其心又非思退之所知者思退復踵其姦何如曰秦檜固有覲覲之心思退踵之者不過欲如檜之富貴耳小人之喻於利何嘗知有君父耶俊卿論免思退其為高宗之幸豈淺淺哉綱目書有罪者誅其姦於未死也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



州行諸

三十一日年金正隆六年十月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

### 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

#### 發明

正旦日食大變也蓋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當正旦而食其異甚矣風為陰氣雷者陽氣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時當正月雷未可以出而風雷此陽失節也雷已出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道人為惑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逆亮得夏之機兆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君子所書之意矣

###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 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

### 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襄陽府

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二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洵洵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

###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靖康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  
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  
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  
員外郎王全來賀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  
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  
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  
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  
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  
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  
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  
號曰淵聖廟

**發明**

始聞者因金使來而初得聞喪罪慢也蓋欽宗  
亦嘗君臨天下况為高宗之兄不幸客死虜庭  
是乃宋之大耻且人生莫重於人倫人倫莫先於父  
兄今而上皇欽宗相繼殂落高宗僅能求還上皇太  
后邢氏之喪而付欽宗於不問夫復何說父母之讐  
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高宗匿怨而事殘金  
豈不誤哉故直書  
始聞以深譏之

**廣義**

宋累使至金何其卑屈也金遣使至宋何其倨  
傲也冠履倒置其可嘆乎汪澈論天變之應至  
是驗矣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

使屯揚州

時宿行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  
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

故遼人移刺窩斡叛金圍臨潢

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  
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  
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  
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於  
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眾殺招討使完顏沃  
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  
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山  
後山前諸群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



繕院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眾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有為都元帥擁眾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

**發明**

凡書故將予義也遼金世讐而能倡義伐金謀立故主之心窩斡不能助之起義而乃殺撒八執老和尚以奪其軍况又約降烏祿則是其心非純乎遼者故不以起義予之而變文直書曰叛所以著其不

赦之罪焉耳綱目誅心之法其旨嚴哉

**廣義**

移刺窩斡叛無非因民之不忍也亮也何不自返而欲南侵耶

### 金主亮遷都于汴

**發明**

書曰遷汴者民非欲遷為金主之所遷也傳曰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溺於衆不肯率從而况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安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顧其不仁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其惡自見矣

###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



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蠱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大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群臣不敢言

###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餘人

**發明**

嗚呼逆亮殘暴之心至是極矣宋遼宗室久汚腥羶歷朝既加寬貸之恩逆亮乃懷殺戮之慘

使元元帝曾靡有子遺哀哉雖然逆亮弑君篡國彝倫掃地莫親於已之宗室而尚加屠毒况疎之者耶宋遼宗室服為臣虜始欲偷安於一時不料禍出於目下譬猶身履虎尾其不為彼所噬者幾希矣故直書大殺以著其暴

**廣義**

自古鄰於夷狄者未有能善其後者也蓋夷狄者虎狼其心也人能保虎狼之不肆吞啣哉此

聖人所以拳拳焉嚴中國外夷之辯者蓋懼後世懼禍之慘也君子觀劉石金亮之禍中國則知有天下者春秋聖經不可以不之講也

### 周麟之有罪免

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幾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免

### 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

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發明**

為國者莫大乎別天冠地履之分正名分綱常之道中國而屈於夷狄則是天冠地履之倒置

矣忘讐而交於逆虜則是名分綱常之逆施矣高宗釋父母之讐結豺狼之好誠萬世之耻也夫何既知逆亮之渝盟復遣使臣以往賀何其愚之若是耶迨至盱眙為金所卻嗚呼宋使於金則事之為甚恭金



卻宋使則待之為甚倨堂堂中國而為夷狄所侮詎不深可醜哉高宗幸措如此誠不可與論自強之道矣詳書于冊深譏之也

### 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旗幟卒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

發賊大敗殺鎮國賊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望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人圍之久而不下若首勝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若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殺以六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若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若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若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 發明

下之所必攘者也苟有倡義而起為國恢復綱

目之所予也魏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

復海州可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曷

克以臻此哉故綱目特筆起義曰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 信我

信義者收復人心之本也魏勝以匹夫而行信

義其效如此况有疆場者耶若勝者其過人遠



矣

以成閔為京湖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九月  
遂大舉入寇

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后方擣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介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然士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為勛國夫人以

特末哥為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謀代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騰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統石烈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德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暉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發明

君則弒其君欲伐國則弒其母此誠人情之大

變天理所不容其惡可勝言乎前史皆以殺太后為文分注因之亦云縊殺至綱目始正名定罪變文書弒所以扶天理過人欲正名分植綱常逆亮之罪益暴白而不可掩矣大率者惡恃衆也入寇者外而賊



之也。上書弒太后，下書遂入。危則是因太后之

**廣義**

嗚呼！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亮之窮。窮極惡滅絕

天理者也。且虎狼尚有父子，蜂蟻猶有君臣。惟  
鳩有夫婦之別，鶴鶴有兄弟之情。凡得天地以生而  
有知覺運動者，莫不各有一偏之情。而况人為萬物  
之靈者耶？今馬跡亮之所為，則是盈天地間醜惡之  
物，不足以充其類也。高宗不此之察，而反以信義責  
之，謬矣。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

遂復秦隴兆三州。

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  
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  
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  
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  
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  
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

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  
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兆州。金師既  
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  
何有？馬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劉錡遣兵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

朝。

反直初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  
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  
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  
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  
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  
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發明**

是能以忠義自守者也。既而甫復大名，遣使入

觀則其心亦可見矣。故特書予

**廣義**

友直之所不逮焉。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金主亮渡淮慮勝現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軍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泅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連河岸以扼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行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率步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曰睿宗

發明

綱目凡僭國之君自立者則書其稱帝為人所立者則曰以某稱帝今烏祿亦為衆所立何不

曰金人以曹國公烏祿稱帝而書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所以明金人心服而立之也逆亮滅絕倫理帥兵猾夏寡取之至親戚畔之乃獨夫耳金之國豈亮所可有乎予在烏祿則罪在逆亮矣權其輕重而書之若此此所以為綱目微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 書曰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者于以見通國之人立雍而逐亮也亮雖欲歸國得乎

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錡引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

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

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

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廷之入解衣置酒帝聞

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

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

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發明** 征者上伐下之詞尊中國也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讐事虜委為固然茲因逆

亮搆隙陵巖中華帝能渙起宸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

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曰天之力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康伯此舉即寇準澶淵之役也其獨斷之堅者豈非以金人衆叛親離也哉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

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

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焚死人膏為油用之

**發明** 王權不忠之罪至是益著矣前違劉錡節制軍潰昭關而廬州既陷此乃退屯采石畧無邀擊

而和州復失有臣如此安能免其誅戮乎故下書編管瓊州所以予其罰有罪也



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

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白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擢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矧舉帆帆皆由纜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阜角林大敗之

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州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

軍高景山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舟敢行此岸者

廣義或曰張魏公冒險以赴君父之急固為當矣倘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侵瓜洲葉

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

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



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導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

**發明**

虜寇滔天人神共憤正臣子奮激立功之秋也瓜洲之戰劉錡未可而劉汜竟違之義問強促之遂使王師敗績迄無成功然則劉汜輕桃失律固無足責義問身為都督不能捐生殉國而乃奉頭鼠竄苟有丈夫之志者豈不愧死地哉分注以尊陸趨建康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曰走所以著其效匹夫輕身之事而其罪殆不可掩矣嗚呼宋人積弱之勢於此益可見矣

**虞允文大敗金軍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

蕭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搆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百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搗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少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鱒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



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  
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  
兵渡江李通口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  
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  
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之  
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  
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  
分海舟緘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揚林河口  
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  
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  
因退師已實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  
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  
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咎護神果軍拒淮  
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發明**

朱石之戰不過敗卒數百而破虜十萬之衆以  
勢以力皆不可敵也允文書生獨能勝之得非  
其運籌決策有以大過人乎雖然當虜騎充斥我軍  
單弱允文勉以忠義士氣百倍卒收成功金人大  
乃忠義固結人心云爾否則雖堅甲利兵奚足恃哉

**廣義**

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此之謂也故特書以深予之  
哉曰允文之識時達構岳武穆之所不及也况  
亮已知雍為國人所立自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戴已  
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人之外雖無病其  
臟腑已受疾矣是以貌雖欲勝而心實孤焉况亮以  
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  
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  
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  
優乎曰謝玄周瑜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  
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  
顧矯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  
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  
難此允文之  
所以優也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

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  
京口無備我當徃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



之允文遂還荊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牌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枝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閔等為招討使

**廣義**

劉錡為將無瑕可指世稱張韓劉岳之劉謂光世也若以光世之劉為劉錡之劉則庶乎得其當矣

### 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于金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二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終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扶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

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鵲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取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亦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請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按柵北還史臣曰完顏亮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圖隣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亮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發明

逆亮以臣及君故有臣禍之報天道昭昭固已甚明綱目於此書殺而不書其弒者逆亮既不君其君亦安能復臣其臣哉然而不書誅者則以臣下殺之故耳狂胡猾夏罪惡滔天曾不再傳其下圖之不啻狗彘亂臣賊子盍亦以是少警哉

廣義

嗚呼亮以慘酷不仁施之天以慘酷不仁報之天網之密毫釐不爽可畏也哉曰然則何以不書曰弒而書曰殺蓋書殺者所以著亮之惡以見國人殺之不以人主待之也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

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耿京起兵復

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發明

凡書來聘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金自紹興十三年書來聘至是餘二十年而再書蓋亦鮮矣金主雍散南征之兵遣報諭之使是蓋慕義自通者故書予之君子不盡絕人之意可見矣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業度及是陞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

時將附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發明

虜至則如建康虜退則還臨安是知高宗惟以東南為安便其無意於中原之心久矣雖吳芾之反覆切諫帝不俞允惜哉

廣義

高宗不欲都建康者畏金寇之迫已也決意還臨安者欲偷生於一隅也其無志可知矣

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于已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母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白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廣義

分注載金主雍與群臣問答之辭炳炳可觀其不負國人共戴之心矣

閏月附欽宗主于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

金人走寶雞

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楊椿罷○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杖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

發明

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至與韓岳齊名是誠宋之良將也茲因劉汜之敗

發憤嘔血而死然則非憂國之至者能如是乎惜其為秦檜所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時方倚以為重而



錡乃告終矣詎不深可嘆哉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 之 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

張安國殺京降金辛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動直不為迎合衆壯之

**發明**

取京山東之豪傑仗義崛起遂復東平綱目前書其起兵復東平皆所以予之也安國陰蓄異

志殺京降金則其叛逆之罪固無足論者棄疾痛主將之無辜憤逆賊之背國謀於諸將執送臨安其討賊之義正矣苟非明於大義奚能爾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皆所以深予之焉耳

**廣義**

君子觀棄疾之事不可謂宋無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駕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漢光武其功業

是哉

### 吳璘復德順軍及環州

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含華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誡節制軍馬珪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按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獲蘭會熙鞏等州及永

###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



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發明**

邁乃皓之季子慷慨忠烈有諸父風出使女真正議無屈則其不愧是職亦多矣故特具官以

嘉不厚也

**廣義**

高宗既然張闡敵國之禮尚何朝儀歲幣之當先定哉其怯懦之心猶滯于胸中也至若邁能

盡使節其無愧于乃父焉

夏四月以汪澈叅知政事○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

子蓋及魏勝大敗之

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上三千餘騎拒于石闡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浚之姪也

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

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詹皆放歸田里特未哥及其妻高氏伏誅



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睿音慎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睿

**廣義**

睿宗之在藩邸其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得於范冲朱震尹焞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不以端人正士而預養國本哉

罷三招討司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廊廷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六月追封子儁為秀王

詔集議子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朱倬罷○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

后太子即位大赦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更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發明**

書自稱譏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其曰自稱則非義焉高宗在位三紀于茲時非不久年非不高國不關而日蹙事不治而日壞而徒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機傳位太子則父母之讐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世而名無稱焉高宗寧無愧怍乎綱目書此文無貶辭而其貶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觀幹辨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閣門事觀同知閣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識心

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餉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疆弱觀彼鬻券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而求言聽諫乃其大者自賊言路其亦知所先務焉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當時政事闕失者固多今既詔陳之則因革脩廢之道豈不從可見哉若孝宗者可謂能知求治之方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父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



合天何事不齊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疎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傳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成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廣義**

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其魏公之謂乎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六人

**發明**

岳飛為將十年有折衝禦侮之功固非他將比也然為賊擒所陷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

**八月以史浩叅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禮改葬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發明**

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溷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忠邪蓋可見矣夫何偏信史浩卒罷允文則是帝信讒邪而棄正論則亂何由而可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正人而悅佞士又何可以望其中興也哉即綱目所書觀之則其曲直之權衡審矣



合天何事不齊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  
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  
自服帝疎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傳魏國公宣撫江  
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  
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翰  
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  
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  
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既浚所規畫浩必沮  
之竟無成功

**廣義**

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  
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  
豈人力之所能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  
泥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其魏公之謂乎

###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  
六人

**發明**

岳飛為將十年有折衝禦侮之功固非他將比  
也然為賊擒所陷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

### 八月以史浩叅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禮改葬是亦公論之不  
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  
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  
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  
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  
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  
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  
害帝曰此史浩誤朕  
也改允文知太平

**發明**

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溲亂之又生君子信說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杜亂庶遄已史浩

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忠邪蓋可  
見矣夫何偏信史浩卒罷允文則是帝信說邪而棄  
正論則亂何由而可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正人  
而悅佞士又何以望其中興也哉即綱目所書觀之  
則其曲直之  
權衡審矣



故遼人移刺窩斡稱帝金將僕散忠義討平之

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于長瀋窩斡大敗率眾西走謀衍復追敗于霧霖河窩斡去攻懿州金師久無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斡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八不服頗為邊患金人苦之

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

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亦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二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發明**

書詔班師譏之也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吁

惜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